

杨涌泉 著

温州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涌泉 著

温州商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州商人/杨涌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04-4887-2

I. 温… II. 杨…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563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何 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2

字 数 261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那方水土 那方人

——代序

《山海经·海内南经》：“海内东南隅以西者，瓯居海中。”这里说的瓯，即东瓯，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偏居浙江东南一隅的温州，东瓯是它的古称。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考古工作者在距温州市区不远的罗浮岩头山长脚窟和上塘正门，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期的遗物。

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属吴越的范畴。《战国策·赵策》：“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逸周书》：“东越海蛤，瓯人蟬蛇，蟬蛇顺食之美。”

《史记·东越列传》：“孝会帝三年，举高时越功，因闽君旌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在公元前192年，汉惠帝就在这里设立了以东瓯为中心的“东瓯国”，这是温州第一次见诸记载的行政建置。当时，温州的生产、文化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不过，东瓯国只存在了五十四年，汉武帝之后，东瓯一词便在后来的古籍中消失了。

温州建郡始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当时叫永嘉郡。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改永嘉为温州，这是温州得名之始。因为温州地处温峤岭以南，“虽隆冬恒燠”并有“温州之南无冬天”之说，故名。

2 温州商人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靠海，交通极其不便，水路成了进出温州最便捷的通道。孟浩然有诗云：“我行穷水国，孤帆天一涯。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

北宋咸平二年（999），温州与杭州、明州（今宁波）一样，相继被朝廷开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宋代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温州人的思想观念明显带有功利色彩，兴盛一时的永嘉学派认为：“即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设耳。”叶适主张“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时任温州太守的杨蟠曾做诗描绘当时的盛景：

一片繁荣海上头，
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
山似屏帷绕画楼。
是处有花迎我笑，
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
多少珠帘不下钩。

杨蟠笔下的温州，比起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圆柳变鸣禽”的小城野趣，太大相径庭了。

既有港口、有商埠，又地处偏远，因此，历史上，温州成为战乱时人们理想的避难处所，就连宋朝的皇帝也在这里避过难。大批高文化、高智商人的涌入，给温州社会经济注入了内在的活力。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如谢灵运、裴松之、颜延之等，都曾任过永嘉太守。连苏东坡都羡慕不已，曾著有“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的诗句，以此缅怀谢灵运当年出任永嘉太守时

的文采政绩。

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温州被列为通商口岸之一。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道：“温州在浙江省之南，瓯江之口，此港比之宁波，其腹地较广，其周围地区皆为生产甚富者，如使铁路发展，必有相当之地方贸易无疑。”他对温州的开发建设寄予了无比的厚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温州成了防备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受到了极端的压制。

然而，“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术”。经商、赚钱、做生意，这种观念在温州人的思想里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温州人也从未放弃过。

在温州人看来，金钱没有脏洁之分。当然，温州人也不讳言金钱的消极功能，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绝对地只有积极作用。温州人认为：用金钱堆积起来的现代文明，其福祉远大于弊端。有了这种思想，一旦遇到适时的气候，它就会像火山爆发那样，一发不可收。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座“火山”终于喷发了。全中国，不，全世界的人都听到那巨大的隆隆声响，感受到它那强烈的震撼。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贵阳、乌鲁木齐、哈尔滨、沈阳……或者是在莫斯科、巴黎、威尼斯、布达佩斯、东京、纽约、巴西利亚等，无处不有温州人活动的身影，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钱。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都有“温州发廊”、“温州家具店”等以温州冠名的招牌店铺；国外也有温州人经营的“温州街”。向来号称是世界上最具生财之道、被誉为“世界商人”的犹太人，对温州人都敬佩三分。

一段时间里，“温州模式”、“温州之谜”这样的字眼频频出

4 温州商人

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了人们争相讨论的话题。

温州，这块仅占中国版图千分之一、二点二的弹丸之地，造物主并未给它留下多少值得骄傲的自然资源，除了苍南的矾矿外，几乎现代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在温州都找不到，而矾矿在现代工业中已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块并不富庶的土地，却给温州人以灵性——勤劳、勇敢、聪明、克俭、狡猾、吝啬、贪婪等等，人类所有的优点和缺点，在温州人身上都得以完整的体现。

本书讲述的是这块神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人物和与这些人物有关的故事，因为这些人物大都从事商业活动或与商业活动有关，为此，笔者把书名定为《温州商人》。《温州商人》不是纪实文学，也不同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温州商人》是小说，而小说都是虚构的，书中除了地名和部分人名属实外，其他的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

《温州商人》讲述的是温州商人——他们的生活、事业和爱情，还有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上 篇

商人是勤奋和热衷于逐利的，然而却是多冒风险和易遭灾难的。不过，最坚强的人和最骁勇的战士，都出生于农民之中。

——加图（古罗马）

第

一

同至千男燕時命顧生人前
點夢味劍則曾寒品以而現，即
何人簡能淨景，豈不，而那寒
加穿千半出器，十於前良聲景
中大

(社專古) 圖冊一

第一章

民国 38 年。

春节前夕。

浙南古镇——柳市。

狭长的街道，石板路，婆娑的柳树，林林总总的店铺，还静静地躺在茫茫夜色里。只是不时传来一阵阵鸡鸣和偶尔一两声犬吠。

小街尽头，赵世龙家大宅门前，一辆马车整装待发。

赵家客厅里，油灯闪烁。赵世龙端坐在太师椅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在思考，烟雾缭绕整个屋子。

管家孙大推开客厅门进来，对赵世龙说：“老爷，雇去温州的马车已经备好，您看是现在走，还是等天亮了再走？”

赵世龙：“给大少爷的米装了没有？”

孙大：“回禀老爷，装了。”

赵世龙：“再多装两袋，往后恐怕吃不到自家种的大米喽。”

孙大愣了一下，感到纳闷，不明白老爷后面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但还是回答道：“好的，老爷，小的这就去办。”

“小声一点，别吵醒太太她们。”

“好的，老爷。”孙大说着转身出了门。

赵世龙吹灭油灯，起身走出了屋子。来到院子里，他抬头看

4 温州 商人

着天空。天空晴朗，启明星闪烁闪烁，东方开始泛起鱼肚白。

孙大和两个长工将几麻袋的大米搬上马车。接着他又吩咐两个长工各自抬来一袋装上了车。

赶车的说：“孙大，不能装了，再装就不能坐人了。”

孙大：“没有了。”并叮嘱车夫：“路上请多多关照我家老爷。”

车夫：“怎么，你不去？”

孙大：“我家老爷说，这次他一个人去。一路上就拜托你啦。”

车夫：“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接送你们家老爷。”

赵世龙走出院门，来到马车旁，问道：“都装好了？”

“回禀老爷，都装好了。”孙大一边说，一边将赵世龙扶上马车。

赵世龙叮嘱孙大：“我不在，别忘了铡草喂牛。”

孙大：“老爷，您放心好了。”

车夫对赵世龙说：“赵老爷，这等小事，还犯得着您老人家亲自出马？”

赵世龙：“怎么啦？不是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吗！”

车夫：“您老人家一定是想见大少爷吧？”

赵世龙：“是啊，那我们就早点出发吧。”

车夫放松缰绳，马车起步前进。马蹄声和铃儿声渐渐远去。孙大目送马车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东方欲晓。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光芒四射。

马车行进在乡野路上。马蹄声声，铃儿叮当。马车像是从太阳中跑来，越来越近。

晴朗的天空，霞光万丈。

温州城内。离码头不远的一条小街，店铺林立，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耳。

赵家大公子赵郑文开的杂货铺，不时有人前来光顾。赵郑文一边吆喝，一边热情地招呼顾客。

忽然听到“嘎”的一声，一辆马车停在他的店门口。赵郑文抬头一看，知道是家里给他送东西来了，于是，走出店来迎接。

车夫对赵郑文说：“少爷，你看谁来了？”

赵郑文往车上一看，见是父亲，忙上前问候：“爸，您来啦。”一边说，一边将父亲扶下车。

赵世龙对儿子说：“请两个伙计把大米卸下来吧。”

赵郑文：“何必请人，我自己搬就是了。”说完，便动起手来。

车夫见赵家大少爷亲自搬运，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也帮着一起将大米搬进店里。

卸完大米后，车夫跟赵世龙打了声招呼，便赶着马车走了。

斜阳照射在小街上，有半边街全是阴影，另外一半却是金碧辉煌。

儿子给父亲倒了一杯茶，问：“爸，您抽香烟还是旱烟？”

赵世龙：“那个不过瘾，我还是来这个。”说着拿出旱烟自个儿抽了起来。

赵郑文：“拉来这么多米，我哪儿吃得了。”

赵世龙：“今年吃不了，留明年吃呗。”

赵郑文：“我一个人的话，明年也吃不完。”

赵世龙：“那就后年呗！往后恐怕吃不到自家种的大米喽。”

赵郑文感到莫名其妙，不知父亲在说什么。

赵世龙：“你这里今年生意如何？”

赵郑文：“上个月底我初步算了一下，今年比去年略好

6 温州商人

一些。”

赵世龙：“除了本钱，净赚多少？”

赵郑文：“到目前为止，有一千七百块了。”见父亲不说话，又说道：“现在离过年还有半个月，最近生意特别好，这个月再赚它一百块是不成问题的，这样今年可以赚到一千八。”

赵世龙吸了一口烟，又问：“从开店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赵郑文：“算起来刚好整整三年。”

赵世龙：“这三年一共赚了多少钱？”

赵郑文想了想，说：“大概有五千块。”

赵世龙：“这么说来，三年时间翻了五倍。”

赵郑文：“这个我倒没有计算过，反正三年前跟您借的一千块起家，到现在至少有六千块，还不算陈货。”

赵世龙“啊”的一声，不再说话。

傍晚时分，阳光已经照不到这条街道。一些店铺开始打烊。

夕阳下的瓯江，波光粼粼，帆船点点。码头岸边，行人匆匆。温州城笼罩在夕阳的余晖之下。

是夜。屋里一片漆黑。赵世龙和赵郑文父子俩躺在床上。

赵郑文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净是白天父亲说的话，特别是“往后恐怕吃不到自家种的大米”这句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

赵世龙也睡不着，干脆坐起来抽烟。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烟，屋里突然亮了一下，接着又暗了下去。

赵郑文也坐了起来，直接将灯点亮。屋里一下子明亮起来。

赵世龙对儿子说：“睡不着？”

赵郑文：“爸，白天您说‘往后恐怕吃不到自家种的大米’这话是什么意思？还有，白天您问我那么多的问题干吗？”

赵世龙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说：“我这次来，主要是想

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本来我早就想这样做的，但一直下不了决心。”

赵郑文：“是什么事？”

赵世龙：“我想改变我们家祖祖辈辈男耕女织的传统，把全部的土地卖掉，然后将变卖所得作资本，开一家像模像样的商行，要在柳市是数一数二的，然后不断地周转，钱滚钱，利滚利，不断地壮大，继而开一个钱庄。不知行不行？”

听父亲这么一说，赵郑文终于明白了，他回答道：“好啊。自古无商不富，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嘛。”

赵世龙：“好是好，就是一次性不好脱手。”

赵郑文：“如果全部卖掉，大概值多少？”

赵世龙：“少说也要值一万多块吧。”

赵郑文：“这倒是，城里有钱的不会到柳市去投资，而柳市有钱的，谁会能够一次性出得起这么多钱呢？”赵郑文想了想，说：“对了，武桥那边的钱仕虎钱伯伯家有这个实力，不晓得他愿不愿意？”

赵世龙：“他倒是在一些场合流露过想买地的事。”停了一下，又说：“在柳市他最为得意，他大儿子钱发吉浙江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府做事，前途无量啊！”

“哼。”赵郑文不以为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读书我不如他，但做生意他不一定比我行。不过，这事非他家莫属，柳市周围再也找不着像他家那样的了。”

赵世龙：“等我回去之后试探一下便知道了。”

赵郑文：“这事我妈她们知道吗？”

赵世龙：“不知道。我不想让她们知道，婆婆妈妈的做不成大事。连孙大我都没有告诉。”

沉默了一会儿。

赵郑文问：“家里都好吧？”

赵世龙：“都好，你妈、大妈还有你大姐都好。”

赵郑文：“弟弟郑武还在乐清念书吧？”

赵世龙：“还在，他和钱伯伯家如意在一个班。”

赵郑文：“这几天他们该放假回家了吧？”

赵世龙：“我来的时候还没回来，可能就这两天吧。”

赵郑文：“您来了，家里……”

赵世龙：“家里有孙大在，放心就是了。对了，你妈叫你今年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家过年。你有两年没回家了吧？”

赵郑文：“我生意忙嘛，尤其是过节，生意人应当以生意为重，随遇而安。”

赵世龙：“钱是永远也赚不完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上不可能掉下金银，只有不断劳动创造，未雨绸缪，同时开源节流，艰苦朴素，才能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

赵郑文：“我即便回去，至少也要等到腊月二十九。”

赵世龙：“这样的话，明天买些年货之后，后天我先回去。”

赵郑文：“不多住几天？”

赵世龙：“我想尽快把土地脱手。”

赵郑文不再说什么。

赵世龙：“你这里我很放心。凡事要逆来顺受，遇事要从容应对，处变不惊，方泰若然。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常常这样告诫我。”

赵郑文：“我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赵世龙：“但大富靠天，小富还得靠俭。”

赵郑文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赵世龙：“夜深了，早点睡吧。”

赵郑文灭了灯，父子俩各自钻进被子，躺下睡觉。

第二天，赵世龙又回到了柳市。

午后的柳市。街上行人不是太多。在这时候，一些店铺的老板干脆将躺椅搬到外面，睡在躺椅上晒太阳。

冬天的太阳不毒，暖融融的。

在一家临街的茶楼上，赵世龙和钱仕虎一边喝茶，一边在聊天，刚开始俩人说话都比较客气。

钱仕虎：“老弟，好久不见，近来身体好吧？”

赵世龙：“托老兄的福，身体一直都好，吃饭也香。不知老兄如何？”

钱仕虎：“彼此，彼此。”

赵世龙：“看上去老兄精神很爽。有什么喜事说来分享分享。”

钱仕虎：“哪里，哪里。你也不错。”

赵世龙：“我怎能跟你相比，贵公子浙江大学毕业，又分在省府工作，前途无量啊！”

提起自己的大儿子钱发吉，钱仕虎不再说话，眯眯地笑着，感到无比的骄傲。看他那一对小小的眼睛，便知道是有心眼、会算计之人。不过，除了眼睛小以外，他倒是蛮有福相的：大脑壳，大耳朵，大鼻子，大嘴巴，胖身子，连手指都是胖胖的。

见钱仕虎高兴的样子，赵世龙伸长脖子挨近钱仕虎，轻声地说道：“喂，老兄，想不想买田地？”

“哪个要卖？”钱仕虎回过神来，反问道。

“别问是谁，你先回答我到底想不想？”赵世龙没有立刻告诉钱仕虎，是想试探他一下，看他有没有诚意。

“当然……”钱仕虎迟疑了一下，说：“当然想。”

“想买？”

“想买。”

“真买？”

“真买。”

“买多少？”赵世龙问。

“有多少？”钱仕虎反问。

“很多。”

“都是好田好土？”

“都是好田好土。差不多全是水浇田。”

“有多少，要多少。”

赵世龙喝了一口茶，不在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

“喂，老弟，谁要卖呀？”钱仕虎打破沉默，问道。

赵世龙又喝了一口茶，含在嘴里，迟迟不吞下肚。

“到底是谁吗？”钱仕虎有点不耐烦了。

赵世龙仍就不慌不忙，将口里的茶水咽下之后，才慢吞吞地说道：“我。”

“扑——”钱仕虎呛了一口水，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

“是的，是我。”赵世龙肯定地回答。

“老弟，开什么玩笑？”钱仕虎仍不太相信。

“哪个跟你开玩笑。”赵世龙很认真。

见赵世龙非常认真的样子，钱仕虎也严肃起来：“说话当真，别他妈光长一根鸡巴冒充男人，说话不算数。”

赵世龙发誓：“哪个说话不算数，天打雷劈。”

“真要卖？”

“要卖。”

“卖多少？”